

書

朱校韓集

六本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

考異音釋附

書

與孟東野書東野或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於吾也或以吾

以余分以閣蜀本云除下文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

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其於人人

字說見前卷卷四張籍書或作它人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

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

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行下况无和上或並有之而字

同說已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々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元本定○今按上語与世相濁

即是從今之人更善一字則贅而不詞矣舊足下之道其使



吾悲也無使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

于此於揚少尹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

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々在此行一年

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

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

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

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

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向作時亦作時

每得無文聖蓋其意信本而不信理好奇而不喜常故其所取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

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々不得其術

不得上一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

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今

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厲侵加喘喘焉無

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清當朝廷求賢如

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

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書或若字或无

一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

君子積道藏德道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

請懇々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其光二字願足下之能以

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

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或作章



不困苦賔切國語曰捆載而歸捆捆索束也一作攬而往垂索而歸索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或作再古字通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或无如今年已來未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寇亡鬼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請非敢以為文也

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或注建封字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烈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皜白天馴其

心或作或作全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乃屯名如唐孟

立而拱弗或作不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竟于下依類託

喻事之織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

試辨之或不敏一語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

色絕其群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

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戎

理漢書南青傳詩浦泥破符晉均曰二王号也所謂戎國

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

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下安附嘉亦作喜又无名字皆非是

伏



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下字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

血斧鑽之屬畏威崩折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謂此多如此嘉

本也衆支內時示無外也始將有辨編髮前野獸并角明同

又王夢謂論今南師獲白虎偃武與文之應也獲之二字文者

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折二字文者

蓋其屬師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所定又皆

願也崩折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折之語則當以木若

則似本用論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

語中字也

句微識蒙念或無不惠二字念云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

之責而默默耶貨也亦不成文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或作異非異字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

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奉覓

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

本好文學好或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

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磨乎事業而奮發

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

文苑作泰山與上下句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

不類非是幾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私自憐悼

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

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相率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

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句為或伏以閣下

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下賢下

无而字○今諸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為正或皆无

之或上一二句无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必於其第一第

三句去之使其參差而不可讀以為自江而西既化而

古則不傳以為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



化之日出言奉事宜必施設作計或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審戚之歌子紅切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下或注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无愈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或无復出古賢公卿

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上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揚子書

此書答揚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為說車者也

厚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竒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舜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李下或无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



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  
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感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不相類  
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  
下或復有以字非是聞上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  
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  
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或注順字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順  
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  
蔡琰字文姬中郎將也十二年移族從并與京兆書  
京兆字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愛得集有代李并答書  
可考也其曰移族從者與京兆書外別有移族從書後非  
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群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

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庚上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誅其言  
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  
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  
而翫之人則翫則字則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  
不戰掉掉慄眩惑而自失悼或作倬或作惶或作憚  
表五情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  
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  
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  
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  
也憚丹未切与相同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  
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或无之揚子雲曰商書灑灑爾  
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有言字昔者齊君



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管子仲明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

得道見韃子而隨之無而上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

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吏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

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然下非是今愈雖愚且賤其

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

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為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禮或作俯無禮無者非是感戴

戰悚若無所容措悚或作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

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初無用作黷則訛矣

又連下句讀愈幸甚二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

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今按出入十年竊自計較受

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

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於字非是分司郎

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

候罪過惡言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

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

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備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

病告鴟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

察幸甚幸甚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愈再拜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厚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

答效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

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

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受容受察不復進謝受容字非

是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六

書

上宰相書

考異音釋附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

相公閣下書下或有字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也或字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或无下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錫之或作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汎載汎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汎汎者物也載載也或



也或作載舟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也或作載舟也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之字或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一七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或無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

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或居窮守約物天亦時有感激怨對墜音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音詭也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二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或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无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无大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 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瀕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子下別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有之字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亦不獲其所矣十下或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  
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志上或有其字洪  
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  
咎皇則受之二不字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  
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君上或字抑又聞上之設  
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所  
貴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  
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沒  
於利也蓋將推已之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  
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其致或苟以是而  
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  
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可進而進焉不必讓於自進也

於下或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天下從焉。其化上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之謂也。其化上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其化上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  
蓋闕焉。其化上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其化上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  
今所以惡衣食窮體履麋鹿之與麋後狃之與居固自以其  
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其心自絕而不悔焉。其化上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馬宿書云委曲者固轉公常用之語也。其化上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其化上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  
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  
密其影響昧二惟恐聞於人也惟恐或作之恐今若聞有以  
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  
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相而爵命或並無而枯槁沈溺  
魁闕寬通之士必且洋二焉動其心峨二焉纓其冠于二焉  
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  
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  
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  
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  
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依字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  
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干  
躡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  
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  
所為及逃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  
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  
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  
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  
而之下有數字或作人而下无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教  
則正与下句全字為對而下文兩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  
竟其語差凡故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  
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者不至乎欲  
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  
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  
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行且  
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



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之字或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藝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有日字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字之為耳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字或作為之耳皆非是衣裳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使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或無使及二字作間或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有察字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其髮相下或有也字其急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或無其字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或有字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或在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露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



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公疑此周必字當是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國字意下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提髮為功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寡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無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實其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備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老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作如此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提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

命四十餘日矣作餘日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闔

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為閣下其亦

察之或无此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去弟故出疆必載質然所

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

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

則字宋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善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

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道下山林

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

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

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

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或作

尊威无已愈再拜作无文非是

答侯繼書



正元八年繼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  
宰相書不報遂東歸作是書且云懼足下以字退  
歸因謂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公時自勗  
如此此其所以卒為唐儒宗李者仰之如山斗云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漢弘  
農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  
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  
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開或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  
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晉宋人書帖多以此字通僕  
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重欲或  
意无之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  
行或作亦當或作將與或作與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  
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  
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  
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

書未嘗一得其門戶無方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  
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下或有也字僕雖  
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  
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  
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懼足下以吾退  
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  
之退未始不為進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无兩之字  
不為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  
我謝焉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  
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  
而馳者也也无至字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



筆以問之。拔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得於上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且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字无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同下或字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

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非優者之辭，頗沮怩而心不寧者數月。類於或有因字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取過作非者也。字所成或无後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无如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无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或作或出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孤或作完窮其他可不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



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為病且無使  
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五人或作良工  
有疾或病作則下同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  
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辰尤非  
玉固未嘗辭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下字或  
无復出為字或併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  
有被甲執兵者或境作地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漢雖  
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无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  
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  
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  
終一或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  
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上固信

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伴吾愈再拜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或无此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  
間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  
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  
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作鳥雖  
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者或无生所為者與  
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取於人或无於蘄勝於人而取於  
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  
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言者下或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  
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或



亦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  
聖人之志不敢存餘年或作秦處若志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  
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有人下或字如是  
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  
為愛興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並有則字下或字如是者亦有年  
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  
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源或作府无絕其源亦作无虛其府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  
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  
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无則字  
用与四字或併有和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  
無足樂也施諸或作垂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  
吾誠樂而悲之或有人字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  
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  
為言之愈向

重答胡書 答下或

愈白李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  
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  
其入於善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  
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



余之不為也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鳥  
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  
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  
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其思上或有求字賢不肖固有分矣  
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  
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曷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或无有字不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異字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  
下寓或作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生  
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榮榮與俗輩不同籍  
固以藏之曾中矣云上方字又无得字近者閣下從事李協

律翔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无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也  
往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  
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无數日籍益聞所不聞  
或作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  
有之或作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  
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  
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曾中之奇乎因飲泣  
不能語是或作身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  
廢有所能人或作身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  
或目非是所能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計  
百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或計  
其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  
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別上或有計字幸未



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

見字致或作置字籍又善於古詩君何為者業文二十春九

工樂府詞字使其心不以憂衣食窮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

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

敲金擊石也於或作為進其或作進籍

怪所引盧全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曰故

樂工皆盲必謂本專字在必字下今疑是精字更詳之籍儻可與

此輩比並乎字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

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

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賜下或有也字

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

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籍斤見音賜再拜

答李秀才書字下或有師賜

愈白汝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

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

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

庸眾人苞或作包或作庸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

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

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初本元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

從諸本之為正耶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

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從

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以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

無其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

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

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

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



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或作或屬愈頓首

答陳生書或注師錫字

愈白際生足下今之負名譽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  
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  
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无有字或當在  
此句其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  
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  
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  
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  
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眾人  
蠢焉或謂下閣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  
作蠢然不以累于其初謂下閣所謂待己以信者已果能之人  
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

而已矣以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

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

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

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上目或作誠者不

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  
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  
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愈白

與李朝書或

使至尊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或无足嗟乎子之言意  
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  
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  
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  
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約字此一事耳足下謂  
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  
人能知我哉之下或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閒閒  
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即作執今後作驅即屬下句  
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待守執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  
三字語太繁復故當以驅爲正

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  
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馭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  
其故地是亦難矣長下或是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  
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以  
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  
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知下或  
資一或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  
人有如子者乎或自堯舜已末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  
安能使我潔清不滲而馭其所可樂哉無非不願爲子之  
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或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  
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悲而嬉或作飽而  
悲云悲者悲其不得其所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  
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  
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是知有於字猶或作尤非是  
吾下或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  
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  
後知復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上或有昔者字彼人者有聖者爲  
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



哉聖上或无之字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  
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  
所之哉離違久年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  
意并以自解此野書春日時尽相以已見於彼矣愈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六

天啟甲子冬十一月朔日  
仲書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  
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  
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  
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  
也愈下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  
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  
不言或作望非是喪或作哀或校作衷皆非是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  
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  
其所取者猶在也或无將字与而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  
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



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  
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  
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死教本皆如此受命本皆如此受命本皆如此受命本皆如此受命本皆如此  
上語當作受命也今本校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命字下語不  
當有以字而一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也  
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  
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  
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  
好義而忘其君者又從而愛作而能愛而忘今之王公大人  
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  
或作言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  
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  
帷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  
或無執事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  
之三字

以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在其性而能有  
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  
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韓愈之  
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  
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能上句無字則上若使隨行  
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此字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  
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且苟如是雖日受千  
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  
已知已則未也或無復出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  
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哀下句有察字此不當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元十九年進士也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新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  
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  
踏非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  
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  
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夢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  
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答夫別是非  
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  
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字不  
知者乃用是為諛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  
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庶或答陳商書云文金  
工不利於求則此生又離鄉邑去親愛其辛苦而不厭者本  
其字亦當作於 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  
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諛生慎從之謹謂講禮釋友一篇比舊

尤佳或作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結或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  
為之前焉上之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  
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  
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  
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接或下下之人無可推推或調  
下弗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詣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  
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一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  
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



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或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抱以問就蜀本作道云文選包多作首陳寔碑所謂抱靈  
且必固用是也蜀山下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  
未以諸本作抱語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而不窮卷舒不隨  
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  
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无將志存  
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將或何其宜聞  
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他人閣下將求之  
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請自隗始言下或精是愈今者惟朝夕芻  
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身或如曰  
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  
之所敢知也功下或无而字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  
作与義通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  
獻舊所為文二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

懼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  
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  
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  
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元百千輩二字○今按諸  
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  
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  
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或无所事二字患或  
豈非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  
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  
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  
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父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  
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城二字或或以事同  
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父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  
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  
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  
深者止如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  
窺之闡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  
人服或作伏言非是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  
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  
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  
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明或作非是  
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  
焉以上均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

亦有人說是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  
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非是然本字亦未  
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无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  
耳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之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  
不嗜者食上或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哉  
疑者乃解二不解於吾崔君无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自  
舌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  
比有青紫賢者恒无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  
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旅非是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字非是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  
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



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  
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无怠或作崔君无怠僕无以自  
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  
得之穎之水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无故動搖脫去目視  
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  
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字鬚或作鬚僕家不幸諸父  
諸兄皆康彊早出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  
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无小字或  
或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婦比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  
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  
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陳京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未嘗辱一言之譽貧

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  
門牆者日益進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益尊或无益字愈也道不加修  
而文日益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益有名則同  
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跡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  
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无愈之跡矣專上  
作忌始生之跡上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  
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疑加當作嘉乃与下文閣字焉對屬  
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属乃以文苑云属猶退而喜也  
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  
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  
若不接其情也若上其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  
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



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不敏之誅无所逃避不敢遂  
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二  
有標軸所為下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  
飾皆有指字注字處無字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寫閣  
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勸朋友道缺絕久  
无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諸本久下有矣字  
武紀夷狄无義所以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二利  
害姑以力但未有以見其必用誤中語而决无此字耳  
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  
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  
下之所孰知在京城時器二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  
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僕居或作並居然僕

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方无  
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  
字作服亦无理疑上句向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  
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  
造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此豈徒是致謗而已  
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  
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倪或以  
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鳴  
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而字僕  
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  
命也可如何同或作望目下或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  
言則下車拜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  
焉上或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  
不敢虛也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不能切身也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  
激射之虞或作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  
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孰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  
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  
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  
事明之耳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  
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  
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  
骨筋或作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二四年近者一二  
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决矣諸本皆如此  
今當以凡五藏之繫絡其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而  
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或作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

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慮  
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或作愈恐懼再拜

與馮伯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味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  
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或有字僕為文夕每  
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  
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亦上或無之字時時  
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  
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或  
不我知無害也或無之字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  
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相譚亦以為雄書勝老



子或字无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  
為知雄者作不為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  
易師上或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  
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  
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李文  
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  
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度幾乎至也  
長上或九年字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  
於時也此下有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  
知是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遺有而字  
非愈再拜

與祠部陸貞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陸修字公休正元十八年撰德興  
典率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修

執事如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  
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  
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或无跡字念慮所及輒欲  
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  
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  
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  
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天軒  
或有待而為則事字為當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  
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  
疑矣矧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  
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  
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補注正元十九年中者侯雲長中正元



進士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野字无于地  
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  
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其耕之暇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喜之文章學西京  
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京或作漢西京雲長之文執事所  
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  
古中一正元二對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  
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  
信無邪佞詐妄之心詐偽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  
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益稱者其日已久矣矣字或作矣有韋羣玉羣玉獨遺豈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  
為日久矣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  
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材物作行是

請行贊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  
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無而上字  
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  
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  
可也語或作論有沈杞者年進士第張苴者年進士第  
遲汾者年進士第李紳者年進士第張後餘者年進士第  
第二年中李翊者年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或  
與證科凡此數子與之足以取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  
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與解或往者陸  
相公孫曰正元八年陸贊知李贊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  
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或无幸字其後一二年所  
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楚  
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殿陽魯魯傳云魯與韓愈李觀李絳



下選時稱龍虎榜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  
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  
為美談人下字无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茂  
茂無聞作茂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  
道惜乎其不可失也辯引或字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  
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  
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朱文公於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考異音

書

與鳳翔邢部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亦如此而無下三字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  
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  
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  
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  
行如秋仁行如春我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  
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  
有是赫赫乎泱泱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或無泱  
字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  
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稌上或無或願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有作亦蓋說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作又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或作待已下精鑒於已固已得其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無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能或作行德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

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上而寧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公以正元八年壬申二五歲中第十一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廬閣因遊鳳翔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按程說大誤蓋賦序期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後十年以前崑山下等詩也愈再拜







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  
之清波乎而轉也或作轉致之波其哀之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愈  
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  
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亦憐察之

###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品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錫也伯錫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品豈正夫即品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  
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凡字無先進  
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  
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在謗之  
所歸也或有之字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

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有辭皆  
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  
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  
禁其為彼也詩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夫百物朝夕所見者  
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  
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  
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沈不自樹立雖  
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沈沈或足下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  
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  
者雖未必皆是要若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  
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後下或無進字若上或若聖  
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



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或作顧當或作顧愈於足下泰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或作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殷侍御字非是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悚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或作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踈踏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人或作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及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

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取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倘矜其拘縲不得走請

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

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奔而不省要妙

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綷綷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

或作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具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或作誠愈再拜

答陳商書唐志有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且或作愈



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  
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都无叱曰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  
本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八音並  
輕者以大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音之序  
奏而其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  
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  
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然聲大細思其掩於眾樂而不可聽故  
大其器使其聲重人而與眾樂相稱耳其中固有五音而聲  
必中律呂也  
特取此誤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  
耳今此諸本亦作琴而為句絕其下是所謂  
琴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亦作瑟而為句絕其下是所謂  
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  
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  
立齊門者比數於下或无此字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  
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或作誠或故區區之心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一言之惟吾  
子諒察言下初念曰

與孟尚書書孟下

俞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  
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  
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无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  
杭本无行官字來示二十八字但云蒙惠書  
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今之信此傳之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  
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無下實能外形骸以  
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  
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  
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一兩條猶无大利害若此語中  
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  
奇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粹



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力深於終身也夫離乎文字語言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用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過其時之文士其於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其本身心內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諛之無復平日飲博自任之樂方且藉一不能自遣而卒然見之夫瘴海之濱異端過以之樂方且藉一不能自遣而卒然見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亦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此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碍之懷乎然則凡孝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梯禪之蘊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梯禪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无復羨於彼而吾之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或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

曰不爲威威或字不爲利利或字波波或字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福豈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崇或字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列非可誣也

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子下或有字或復出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作云或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至

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



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  
缺十亡二三尚皆作無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  
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  
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  
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  
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  
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有知字又有知字今按宗上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  
離上音朱復漢書注音衣裳班固語言矣故愈嘗推尊孟氏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作何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寤以微  
滅此字無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

呼其亦不仁其矣其助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  
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  
然後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  
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而粗  
粗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  
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  
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夫信陵  
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漢下第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  
美意恐未龔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



各元書各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貫或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意從閣本意意不在謂意之所為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義我祖此也○今按但如本語意已足不段在字為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勝其贊矣此近世所謂古文昔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初亦失誤而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此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破上明无衣字有也或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

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無曲字或作効俗或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重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書下或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連辱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欽上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於下或愈雖無節繁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知上疑脫一字信或作伸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



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之  
勿遽捐罷幸甚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指  
一作狀故其詞亦莊子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聖  
也傳曰君子埃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  
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  
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稟或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  
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  
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  
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劫是作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  
立朝夫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抗或  
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所

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  
伯明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  
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  
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  
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  
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  
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埃愈再拜



田

田



